

鲁迅

文艺思想资料编年

第一辑

1900 — 1925

孙崇恩 周来祥 编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鲁 迅
文艺思想资料编年

第一辑

1900——1925

孙崇恩 周来祥 编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

一九八〇·十二 内刊

前 言

《鲁迅文艺思想资料编年》初步完成了。回想起来，这套资料的编辑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的。

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我们在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过程中，萌发了一个较大的设想：第一步，先对鲁迅文艺思想作分类专题性的研究，同时按专题选编一套鲁迅文艺思想资料；第二步，对鲁迅文艺思想作发展的历史的考察，撰写一部鲁迅文艺思想发展史。为完成此项任务，首先就需要把鲁迅有关论文艺的资料，按年、月、日汇编起来，只有在这个完备的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史的研究。

我们紧张地进行着这项研究工作，先积累了部分分类的专题性的资料，但鉴于当时已有不少同志在做这个工作，出版社已有几种这方面的汇编出版，于是，我们在完成《学习鲁迅文艺思想》的写作之后，按专题选编鲁迅文艺思想资料的计划便放弃了。

接着我们便进行第二步工作。这大体也有两个阶段。开始，我们抱定一个宗旨：求全。凡是有关鲁迅文艺思想的言论资料，有文必录，并按历史年代排列汇编，得一百八十余万言。编成之后，细读之余，又感卷帙浩繁，篇目庞大，虽为研究者应读，但尚不精要，因而又进行了二选。二选也有一条宗旨，就是凡不明确涉及文艺思想、理论观点的尽去之。这样，有关文友往来、书刊寄赠、论争对方之资料，……等等，便一一删除，得一百五十余万言，成为现在这个

样子。

在汇编资料之漫长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对鲁迅文艺思想资料进行编年，对鲁迅文艺思想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十分迫切的。

第一，目前总的看来，对鲁迅文艺思想作分类专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鲁迅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只有零星的文章，还没有一部较为满意的专著。这对于鲁迅这样一位伟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都是极不相称的。分类研究便于在某个方面深入，是重要的，缺点是往往局于一隅，不能站在历史的、整体的高度处理材料，研究问题，难免将前期不成熟的意见当作完成了的真理，将一时一地有针对性的观点当作普遍的原理。补正之法，就是对鲁迅文艺思想资料作编年的汇集和历史的研究。

第二，鲁迅对文艺问题，作过广泛而深邃的论述，这些论述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鲁迅未能撰写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他的文艺思想、理论和观点，大都散见于他的各类著作及序跋、书信、日记之中。过去已出版的鲁迅著作，尚未能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文化大革命后又陆续新发现了许多鲁迅佚文。要在散见的已出版的鲁迅各类著作和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中全面、系统的研究鲁迅文艺思想史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给鲁迅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作鲁迅文艺思想资料编年汇集，应该是首要的第一步的工作，没有这一步，其他都谈不上。

第三，研究鲁迅文艺思想发展史，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史，以及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目

前，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还未见全面、系统、深刻的学术著作，是极需加强的。鲁迅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意见分歧还很大。有的说鲁迅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有的说鲁迅开始就是阶级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说鲁迅前期已不是一般的进化论者和一般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前期思想是矛盾的，但主要面还是阶级论者、和历史发展论者。而他们所持的论据和论点，大都和文艺思想材料有关。因而深入研究鲁迅文艺思想史，不只有其本身的意义，而且对进一步解决鲁迅思想史研究中的矛盾，对推动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开展，都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感到这一任务的严重和急切，克服了各种困难，默默的紧张的战斗，终于完成了这部资料的汇集和编年。在“四化”建设中，我们愿将此多年之汗水，贡献给读者和有志于研究鲁迅文艺思想史的同志。假若能在这小块开荒的土地上，开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或者减少一点那些翻阅资料淘沙捡金者的一点时间，为他们提供一点便利，我们也将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满足。

在汇编这部资料过程中，有些单位和专家给了我们无私的可贵的支援，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是草创，经验不多，水平不高，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当希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编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编讫。

一九八〇年九月校订。

目 录

前言	(1)
别诸弟三首 庚子二月 (节录)	(1)
祭书神文	(2)
《哀尘》译者曰	(3)
《月界旅行》辨言	(4)
摩罗诗力说	(6)
科学史教篇 (节录)	(43)
文化偏至论	(45)
《裴象飞诗论》译者前记	(58)
破恶声论 (节录)	(59)
《域外小说集》略例	(65)
《域外小说集》杂识	(67)
《域外小说集》序言	(68)
《劲草》译本序 (残稿)	(69)
致许寿裳 (节录)	(70)
致许寿裳 (节录)	(70)
致许寿裳 (节录)	(71)
《越铎》出世辞	(72)
《古小说钩沉》序	(74)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75)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后记	(80)

《嵇康集》跋·····	(81)
文艺杂话·····	(82)
百草书屋劄记·····	(83)
《蜕龕印存》序(代)·····	(84)
致许寿裳(节录)·····	(85)
致钱玄同(节录)·····	(85)
致许寿裳(节录)·····	(86)
渡河与引路(节录)·····	(88)
美术杂志第一期·····	(91)
随感录四十(节录)·····	(92)
随感录四十三·····	(93)
致许寿裳(节录)·····	(95)
随感录四十六·····	(96)
随感录五十三(节录)·····	(98)
《孔乙己》附记·····	(100)
随感录(节录)旧戏的威力·····	(100)
致傅斯年(节录)·····	(101)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103)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104)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节录)·····	(106)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	(107)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09)
《域外小说集》序·····	(110)
《幸福》译后记·····	(113)
致青木正儿(节录)·····	(115)
致胡适(节录)·····	(115)

小说史大略·····	(117)
《沉默之塔》译后记·····	(209)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210)
《医生》译者附记·····	(215)
《鼻子》译者识·····	(217)
《罗生门》译者前记·····	(218)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记·····	(219)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后记·····	(221)
致周作人(节录)·····	(222)
致周作人(节录)·····	(223)
致周作人(节录)·····	(224)
《狭的笼》译后记·····	(226)
致周作人(节录)·····	(228)
《疯姑娘》译后记·····	(229)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	(232)
致周作人(节录)·····	(234)
致宫竹心(节录)·····	(236)
致周作人(节录)·····	(237)
致周作人(节录)·····	(237)
致周作人(节录)·····	(238)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	(239)
《黯澹的烟霭里》译后记·····	(240)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后记·····	(241)
《池边》译后附记·····	(242)
《书籍》译后记·····	(243)
致周作人(节录)·····	(244)

致周作人（节录）	（ 244 ）
《春夜的梦》译后附记	（ 246 ）
《连翘》译后记	（ 247 ）
《鱼的悲哀》译后附记	（ 248 ）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一）	（ 249 ）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	（ 250 ）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 252 ）
估《学衡》	（ 253 ）
为“俄国歌剧团”	（ 256 ）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	（ 258 ）
《桃色的云》序	（ 259 ）
致胡适（节录）	（ 261 ）
致胡适（节录）	（ 262 ）
“以震其根深”	（ 263 ）
破《唐人说荟》	（ 265 ）
所谓“国学”	（ 268 ）
“一是之学说”	（ 270 ）
不懂的音译	（ 272 ）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 276 ）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 278 ）
《呐喊》自序	（ 281 ）
关于猪八戒	（ 287 ）
关于《小说世界》	（ 289 ）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 291 ）
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略）	（ 293 ）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	（ 294 ）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300)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301)
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略)·····	(309)
娜拉走后怎样·····	(310)
致胡适(节录)·····	(317)
致孙伏园(节录)·····	(317)
未有天才之前·····	(319)
望勿“纠正”·····	(323)
致胡适(节录)·····	(325)
《幸福的家庭》附记·····	(326)
《中国小说史略》后记·····	(327)
《嵇康集》序·····	(328)
《嵇康集》逸文考·····	(331)
《嵇康集》著录考·····	(333)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338)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376)
又是“古已有之”·····	(377)
文学救国法·····	(379)
论照相之类(节录)(三)·····	(381)
“说不出”·····	(384)
《苦闷的象征》引言·····	(385)
致钱玄同(节录)·····	(388)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后记·····	(389)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记·····	(389)
“音乐”?·····	(390)
诗歌之敌·····	(392)

关于《苦闷的象征》（节录）	（397）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后记	（399）
忽然想到（二）（节录）	（400）
咬嚼之余	（401）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节录）	（404）
看镜有感（节录）	（406）
青年必读书	（408）
致李霁野（节录）	（409）
两地书（二）（节录）	（410）
致傅筑夫、梁绳祯（节录）	（412）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414）
两地书（四）（节录）	（415）
两地书（六）（节录）	（416）
通讯（致旭生先生）（二）（节录）	（418）
两地书（八）（节录）	（420）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节录）	（422）
一个罪犯的自述（节录）	（423）
两地书（一〇）（节录）	（424）
致刘策奇（节录）	（426）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427）
两地书（一二）（节录）	（429）
忽然想到（节录）（六）	（430）
《莽原》出版预告	（432）
致向培良	（433）
杂语	（434）
两地书（一七）（节录）	（435）

灯下漫笔（节录）	（ 436 ）
忽然想到（九）（节录）	（ 438 ）
致李霁野（节录）	（ 440 ）
“碰壁”之后	（ 441 ）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442 ）
两地书（二四）（节录）	（ 447 ）
忽然想到（十）（节录）	（ 449 ）
杂忆（一、三）（节录）	（ 450 ）
忽然想到（十一）（节录）	（ 453 ）
两地书（三二）（节录）	（ 455 ）
两地书（三四）（节录）	（ 456 ）
论“他妈的！”（节录）	（ 457 ）
致钱玄同（节录）	（ 458 ）
论睁了眼看	（ 459 ）
两地书（三五）（节录）	（ 464 ）
答KS君（节录）	（ 466 ）
致许钦文（节录）	（ 468 ）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	（ 470 ）
《热风》题记	（ 471 ）
并非闲话（三）	（ 473 ）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 479 ）
反《闲话》（一）（节录）	（ 485 ）
这个与那个（节录）（四）	（ 486 ）
《莽原》半月刊出版预告	（ 488 ）
《华盖集》题记（节录）	（ 489 ）
《未名丛刊》广告	（ 491 ）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节录)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八日

原载《周作人日记》，署名戛剑生。

初收一九五二年三月上海出版公司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集外集拾遗》附录一)

祭 书 神 文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夏剑生等谨以
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纲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
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
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觴。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
兮君临我居。湘旗兮芸輿，挈脉望兮驾蜃鱼。寒泉兮菊茝，
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
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
兮，引蜃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闼兮增君
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
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溺溺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
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

原载《周作人日记》，署名夏剑生。

初收一九五二年三月上海出版公司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集外集拾遗》附录一）

《哀尘》译者曰

译者曰：此器俄《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存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有害尤酷。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发其一，于《哀史》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阱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器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初载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五日

初载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五日《浙江潮》第五期，署名庚辰。

现载一九六三年《文学评论》第三期。

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遂有剡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浆而讽，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魄悸体栗，谢不敏也。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州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沉沦黑狱，耳塞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饜，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冷然神行，无有障碍。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蒔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詫。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十九世纪时之说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然因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故当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人智有涯，天

则甚奥，无如何也。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盖陈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译者识于日本古江户之旅舍。

一九〇三年八至九月

初收一九〇三年十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的《月界旅行》。

（《鲁迅译文序跋集》）